



重返

D-O-O-M-E-D

人间

Chuck Palahniuk

〔美国〕恰克·帕拉尼克 / 著

吴克明 周欣桐 / 译





Chuck Palahniuk

[美国] 恰克·帕拉尼克 / 著

吴克明 周欣桐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返人间 / (美) 恰克·帕拉尼克著; 吴克明, 周欣桐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10
ISBN 978-7-5502-8557-6

I. ①重… II. ①恰… ②吴… ③周…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19373号

重返人间

作者: (美国) 恰克·帕拉尼克
译者: 吴克明 周欣桐
选题策划: 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李文瑛 夏应鹏
特约编辑: 王秀莉
封面设计: 李莹 周延辉
版式设计: 文明娟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29千字 960毫米×640毫米 1/16 印张20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8557-6
定价: 39.8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64243832

生命的预言：序幕

地狱才智超群的伦纳德@来生.地狱

发布于11月1日上午12:01 PST^①

善与恶始终并存，而且，还将万世不变。唯一变化的是我们讲述的关于善与恶的故事。

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立法者梭伦出游到埃及的塞思城。他带回来有关世界末日的阐述。根据埃及奈斯^②神庙牧师的说法，大灾难将突然降临，烈焰和毒烟将席卷人间。一天一夜内，整个大陆将崩塌且沉入大海，而一位假救世主将带领全人类走向毁灭。

埃及的预言家们预言：这场毁灭整个人间的大灾难，将在一个平静的夜晚，首先降临洛杉矶王国上空的一个高山之巅。在那儿，古代的圣人贤哲一起吟唱，然后，一把门锁咔嚓一声打开。在比弗利山脊那些带围墙的豪宅中，一根结实的门闩被悄然移开。据梭伦记述，两扇装有铰链的安全门迅速打开。而地势较低的韦斯特伍德、布伦特伍德和圣莫尼卡则还在沉睡中等待，这些地方的街灯像蜘蛛网一样向外伸展。当嘀嗒嘀嗒的午夜钟声的回响最终消失时，那两扇敞开的安全门里就只剩下黑暗和寂静，直到有发动机发出隆隆的声响才恢复生机，还有两道灯光似乎引领着这声响向前驶去。从安全门里开出一辆林肯

① PST：太平洋标准时间（Pacific Standard Time）。

② 奈斯（Neith）：埃及神话中的战争女神。

豪华轿车，歪歪斜斜地沿着好莱坞大道的盘山路向山下缓缓驶去。

正如古代的预言所描绘的那样，那天夜晚非常宁静，连一丝风也没有；然而，随着林肯车的缓缓下行，一场暴风雨正紧随其后。

林肯车从比弗利山脊下行，来到好莱坞山。这又长又黑的车身，活像一个人的舌头被绞索牢牢套住似的。这锃亮的黑色车壳，经粉色的街灯一照，闪亮得酷似一只爬出坟墓的圣甲虫。驶到北金斯路，比弗利山庄和汉考克公园的灯光一闪而灭，不是房子一座接着一座地熄灭，而是棋盘式的街区一个接着一个整体变黑。在北新月高地大道，整个劳雷尔峡谷社区完全消失了，那里不仅是所有的灯光全都熄灭，连所有的声响和深夜的音乐也都消失了。随着林肯车向山下驶去，从北费尔法克斯街到奥格登路，再到北加德纳街，灯光闪烁的城区都不复存在。总之，紧随着锃亮的林肯车的阴影，黑暗吞噬了整个城市。

紧随而来的还有一股残酷的风。正如古代僧侣们所预言的那样，这股狂风把好莱坞大道上高耸的棕榈树变成不断滚动的拖把来打扫天空。尖利的棕榈树叶尖叫着将恐怖而柔软的阴影洒落在人行道上。这些凶残而柔软的形体，有着小珠子般明亮的眼睛和布满鳞片的蛇状尾巴，不停地敲打着行驶中的林肯车。这些形体掉落到地上，发出阵阵尖叫，它们的爪子在空中乱舞一气。经过它们的冲击，林肯车的挡风玻璃却毫发无损，因为这玻璃是防弹的。林肯车快速滚动的车轮隆隆作响，将它们的血肉之躯碾成肉浆。这些骤然坠地、狂抓乱舞、不停尖叫的形体竟是一群耗子。这些负鼠遭遇了死亡，此刻它们只剩下不断扭动的肢体。林肯车的车轮撕裂了由毛皮铺成的红地毯。雨刷清除了挡风玻璃上尚有余温的耗子血，驾驶员的视野就变得清晰了，而碾碎的骨头并未刺破汽车轮胎，因为这轮胎也有防弹功能。

此风是如此残酷无情，它吹过街道，推着伤残的负鼠向前；它总是

紧跟在林肯车后，艰难地推动着这一苦难的潮流，直到豪车开到斯波
尔丁广场。一道道闪电将天空分割得支离破碎，大暴雨狂泻在屋顶瓦
片上。伴随着震耳的雷声，大雨冲倒了城里的垃圾桶，弄得满地都是
塑料袋和聚苯乙烯泡沫杯子。

紧贴着在烟雨中若隐若现的罗斯福饭店高高的塔楼，整个好莱坞
大道空无一人，大批的垃圾在城里不断向前推进，丝毫不受交通灯和
其他车辆的阻挡。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路口都空寂无人。正如古代预
言家所断言的那样，人行道上空空荡荡，而每一扇窗户都是黑的。

沸腾的天空中看不到飞行器流动的灯光，排洪下水道已经堵塞，
街道则任凭雨水和毛皮冲刷淹没。垃圾使街道变得滑溜溜的。在洛杉
矶经历的这场灾难和混乱中，唯一劫后余生的建筑就是格劳曼中国大
戏院。

然而，就在林肯车前方不远处，即 6700 号街区，霓虹灯依然亮着。
在好莱坞大道这一街区，夜晚依然温暖宁静。这里没有下雨，人行道
上也是干的，马索和弗兰克烧烤店外面的绿色遮雨篷纹丝不动。这一
街区上空的云层开了一个像隧道一样的口子，月亮透过隧道洒下光芒，
街边的行道树静止不动。林肯车的红色前灯将这些行道树包裹起来，
也照射出一条红色通道供车行驶。这些耀眼的红色光柱还照出站在人
行道上的一个少女，她就站在好莱坞蜡像馆的街对面。她处在可怕的
暴风雨的风眼，目光却凝聚于镶嵌在人行道粉色水泥路面上的一颗又
红又亮的星星。少女戴着一副一角硬币大小的人造钻石耳环，脚穿一
双仿莫罗·伯拉尼克^①的高跟鞋。她直筒裙上柔软的皱褶和羊绒毛衣都
没被雨淋湿。大团红色的卷发在她的肩上飘荡。

^① 英国著名的鞋子设计制造商。

刻在粉红色五角星上的名字是“卡米尔·斯宾塞”，不过这个少女自然不是卡米尔·斯宾塞。

一块粉色的干口香糖和几摊粉色、灰色、绿色的唾沫痕迹，像难看的伤疤一样，把人行道弄得肮脏不堪。口香糖上不仅留有人类牙齿的印记，还留有人们杂乱的脚印。少女用她山寨莫罗高跟鞋尖尖的鞋头，费力地想蹭掉口香糖，尽管没弄干净，但至少比先前干净了一些。

在这宁静平和的夜晚，少女抓起裙子的褶边，将其提到嘴边，吐了一点唾液在裙边上，然后跪下来擦拭五角星，将镶嵌在粉色水泥路面上的黄铜名字擦亮。当林肯车驶来停在她身旁时，她站了起来，带着敬意绕着五角星走了一圈，是那种人们绕着坟墓行走时会怀着的敬意。她的一只手拿着一个枕套，五个手指紧握成一个拳头，白色的指甲攒向掌心，攥着沉甸甸的白枕套，里面装满了巧克力棒、查尔斯顿甜点和甘草糖。她的另一只手握着吃了一半的玫瑰巧克力糖。

她那像瓷器表面一般精美的牙齿，悠闲地嚼着糖块。融化了的巧克力勾勒出她噘起的丰满美丽的嘴唇的轮廓。古埃及塞思城的预言家曾警告说，这年轻女子是如此美丽，凡是见到她的人，都会忘掉饮食和性爱以外的任何乐趣。这少女的形容如此动人，任何一个见到她的人都会沦落，只剩下一个胃和一具皮囊。所以，古代圣人贤哲唱道：她不死不活，非人非仙。

林肯豪车停在路边，车身上红雨滴滴答答向下滴落。路边这侧的后车窗开启了一条缝，从装饰奢华的车里传来一个声音。身处飓风风眼之中，一个男人的声音说：“不给糖，就捣蛋。”

林肯车周围任何一个方向，几步之外，在一堵隐形的墙后面，夜晚的暴风雨仍在继续。

少女的嘴唇抹了一种鲜红鲜红的唇膏——这种颜色被称为“猎男

色”——因而显得很有光泽。此时，她双唇弯曲，露出了微笑。宁静的空气中，可以分辨出少女身上的香水气味，犹如遗留在坟墓中的鲜花，被压平、脱水，千年之后，香气犹存。她走近汽车，倚靠在开启的车窗上说：“你来晚了。现在已经是明天了……”她用涂着青蓝色眼影的眼睛，充满欲望地向他眨了眨眼。过了一会儿，她才问道：“现在几点了？”

显然，这名男子在喝香槟酒，因为两人没有讲话的时候，香槟酒冒泡的声音显得很响。而且，男子手表发出的嘀嗒声听起来也很响。男子坐在汽车里回答说：“现在是所有坏女孩就寝的时间了。”

少女十分伤感地叹了一口气。她舔了舔嘴唇，停止了微笑。她的表情半是害羞，半是顺从，她说：“我想我违反了自己的宵禁。”

“违反规定让人感觉特棒！”男子说。接着，林肯车的后车门开了，让女子进去。她毫不犹豫地上了车。预言家们说，那车门就是大门，而那汽车本身就是一张在狼吞虎咽地吃糖的嘴巴。豪车将少女关进自己的胃里：车子内部用厚厚的天鹅绒装潢得像首饰盒一样。装着有色玻璃的车窗和车门哼的一声关上后，豪车的发动机开始空转，车的引擎罩正冒着蒸汽，闪亮的车身呈流线形。豪车的周围被红色浸染，凝血在车身两旁形成的胡须不断变大。深红色的轮胎印记表明豪车从何处来以及现在何处停留。豪车背后，暴风雨正在发威，而这里能听到的唯一的声音是一个男人发出的叫床声。古人把这喊声描述为喵喵，像各种老鼠被碾死时发出的哀嚎。

接着便是一片寂静，然后，豪车后车门的窗户再次打开。少女从车窗里伸出的白指甲，挑着一只沉甸甸的乳胶袋子。这袋子是少女的白枕套的缩小版，像个小麻袋一样飘荡着，里面的东西呈某种暧昧的乳白色。乳胶袋看上去有点脏，因为上面沾有鲜红鲜红唇膏的印记，还沾有焦糖巧克力和牛奶巧克力。坐在后排座位上的少女并没有把乳

胶袋扔进排水沟，而是把脸蛋凑近敞开的车窗。她把乳胶袋凑到嘴边，向袋里使劲吹气，吹足气后，敏捷地在袋口打了个结。这动作就像助产士处理婴儿的脐带，也像小丑在狂欢节替氢气球打结。少女给袋子打好结，把乳白色的东西封死在里面，用手指扭着。她把这东西扭来扭去，最后它变成一个人形：有两条胳膊，两条腿和一个头。这是一个巫毒娃娃，大小如同一个新生婴儿。这一丑陋的作品，沾着少女吃过的糖汁，混着男子神秘的糊状物，被少女扔到了粉色五角星的中央。

根据梭伦所写的预言，那个小人偶是血和种子和糖的祭品，在好莱坞大道旁那神圣的五角星上献祭。

那天晚上，世界末日的倒计时随着这一仪式便拉开了序幕。

林肯豪车像镜子一样的车窗再次关上。此时此刻，狂风骤雨和黑暗吞噬了豪车。豪车载着少女驶离了人行道边的路牙石，狂风吹动了她扔下的婴儿人偶。那个打了结的气囊。那个丑陋的偶像。狂风和暴雨驱赶着自己那晚大量的收获：被宰杀的动物、塑料垃圾以及干了的口香糖，将其赶向地心吸力的方向。

我吃，故我在

麦迪逊斯宾塞@来生.地狱

发布于12月21日上午6:03 CET^①

敬爱的推友，

值得注意的是，我始终认为我的脑子是一个消化器官。而胃却是处理知识的器官，如果你愿意这么觉得的话。显而易见，人的大脑重重叠叠，满是褶皱，的确看起来就像灰色的肠子。正是这些会思考的肠子，把我的经历转化成我的人生故事。我的思绪浮现在我脑海中，宛如酒足饭饱后打嗝或辛辣的呕吐。我记忆中那些无法消化的软骨和硬骨，就像这些字句一样被排出体外。

诚实地撰写博客意味着展现你怎样去消解自己过往人生的故事。这就像你没吃一大块的花生酱奶酪蛋糕，但还是搞得脏乱不堪。

我脑子里卷曲、褶皱、重叠的灰色肠子，有点像是培养智力的胃。悲剧引发溃疡，喜剧提供营养。请放心，到了最后，你的记忆会比你的肉体更长命——你就看看我吧。我的名字是：麦迪逊·沙漠之花·罗萨·帕克斯·小狼·魔术师·斯宾塞，而且，我是一个鬼。这就是说：呸！我今年十三岁，有点超重。这就是说：我死了，且是个胖子。这就是说：我是一头贪心的——猪——猪，呼噜——呼噜，真正的小肥猪。

① CET：中部欧洲时间（Central European Time）。

尽管去问我妈。

我今年十三岁，胖——而且我将永远这样，永不改变。

喔，是的，我知道引发溃瘍这个词。我虽然死了，但不是文盲。你听说过中年生存危机这个术语吗？简单地说，我正在经受“中期死亡危机”的痛苦。在令人煎熬的阴间地狱中暂住了八个月以后，我现在突然发现自己作为一个鬼魂，竟被困在活人的物质世界里，这种状态就是通常说的“炼狱”。这种感觉完全就像坐在我老爸的萨伯·德雷肯战斗机里，以1马赫的速度^①从巴西利亚飞向利雅得^②，结果却只能在机场上空兜圈子，等待允许降落的指令。简而言之，炼狱就是你口授自己生平故事的地方。

关于地狱，你不必为我感到难受。我们都在上帝面前保留了一些秘密，但这样很耗费精力。要是有人该下火海受煎熬，那人就是我。我是百分之百的邪恶，怎么惩罚我都不过分。

至于我，我的肉体就是我的履历。我身上的肥肉就是我的内存。我以往生活中的无数瞬间都储存在我鬼魂脂肪的每一个肥胖细胞里。减肥对于麦迪逊·斯宾塞来说，就等于消亡。不好的记忆总比没有记忆强。尽管放心，无论是你的肥胖，还是你的银行存款，还是你深爱的亲人，有朝一日，你终究会抛弃这现世的一切，不管你是多么依依不舍。

请相信我，当你临终的时候，你最不愿意丢下的人就是你自己。是的，敬爱的推友们，我是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我知道履历这个词。另外，我还知道连死人都不想彻底消失。

① 相当于音速。

② 分别为巴西首都和沙特阿拉伯的首都。

当我被神的恩典驱逐后，我又是如何被再次驱逐的

麦迪逊斯宾塞@来生.地狱

发布于12月21日上午6:05 CET

敬爱的推友，

要不是万圣节前夜那三个淫贱恶女的胡搞，我才不会被困在人间，困在这布满石头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喝着温暾的海龟尿。这海龟尿是人类忠实的伙伴。就在那个万圣节的前夜，我才被勒死、血脉崩断八个月，顶多八个月。是的，我因一件可怕的谋杀案而被打入地狱，过不了多久，这案子就会在这里公布于众。在地狱要忍受的主要折磨之一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底都明白自己为什么该下地狱。我是怎么出来的呢？按照惯例，在万圣节前夜，从黄昏到午夜，地狱里所有的鬼魂都能回到人间，去寻找咸坚果方糖和各式葡萄干，饱餐一顿。当时我心无旁骛地在城郊寻觅巧克力饼干和杏仁椰子糖，以使地狱库房的储存更为丰富，突然，一阵微风吹来，风中隐约飘荡着从遥远夜空中传来的有人呼唤我名字的声音。这是年轻女孩合唱的声音，尖声尖气的声音正在吟唱我的名字：“……麦迪逊·斯宾塞……麦迪·斯宾塞……来吧，跟我们一起。我们命令你听我们的指挥。”

对于你们这些没死的人来说，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已死的人可不是你们的妓女。活人爱用愚蠢的占卜板向魂灵询问，好去填写彩票中奖号码，预测将来和谁结婚。相比回答这些问题，死者可有更好的事

情要做。降神会、敲打桌子、引鬼魂出来的诡计也不是什么好主意。此时此刻，我最多只有四个小时的黑暗时光可以供我收集奇巧巧克力薄脆饼。而现在，闲得有病的精英小姐们正咯咯地笑着召唤我。她们在瑞士卢加诺市我原来待过的寄宿学校宿舍里，坐在我的床上，异口同声地说：“麦迪逊·斯宾塞，在我们面前显形吧。让我们瞧瞧你的大屁股死了之后是不是瘦了些。”她们说完就用纤细的手捂着脸哈哈大笑。

这个荡妇贱女组织的成员，互相嘘了一声，然后继续齐声吟唱：“让我们看看你神秘的鬼食。”这种幼稚的笑话，又让她们咯咯地笑个不停，身体左右摇摆，肩膀相互碰撞。她们盘腿而坐，她们的鞋弄脏了我的床单，偶尔还用脚踢我以前的床头板。她们围着盘子里点燃的几支蜡烛，大口地吃着爆米花。“我们还有薯片。”她们继续调笑，手里摇晃着一袋薯片。烤肉味的。“我们还有洋葱酱。”一个声音拉着长音说：“来这儿呀，麦迪逊……来这儿呀，小猪，小猪，小猪……”然后她们又齐声唱道：“哼哼，哼哼，哼哼……”她们大声学猪叫的声音，飘荡在这寒冷的万圣节夜晚的空气中。“来这儿啊，小猪，猪，猪，猪……”

她们哼哼。她们咕噜。她们大声喊道：“呼噜，呼噜，呼噜。”她们满嘴都是高热量的茶点，嚼得吧唧响，她们大笑，她们尖叫。

不，敬爱的推友，我并没有因为恼羞成怒而杀了她们。我在写这篇东西的时候，她们仍然活得好好的，只是老实多了。总之，我乘着那辆黑色林肯豪车来了，回应那些乡巴佬的胡说八道。就在我们所说的那个万圣节前夜，我督促我臭名昭著的敌人——应招小姐三人组，去排泄她们厌食的肠胃里粗劣的食物。真是丢人啊，我可真丢人。因为临近宵禁时刻，我有点着急，也有点分心。

午夜以后多留一秒钟，就意味着把我放逐到讨厌的人间。所以，随着我手表上的长针一分一分地走向十二，我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觉。

一旦污秽小姐三人组深深陷在她们自己臭烘烘的呕吐物和黏糊糊的大便当中，我就会快速奔向正在等我的豪车。

我用来跑路的车子十分可靠，它还停在我原先下车的地方：学校宿舍楼白雪覆盖的草坪路牙石边上。路牙石上已经结了霜。车钥匙还悬挂在点火开关上。仪表盘上的钟显示的时间是十一点三十五分，足够我回到地狱。我上了车，坐在方向盘后面，系好安全带。啊，人间，我望了一眼我曾经住过的那栋古老的宿舍楼，想起当年我在那里一边阅读《寄生虫》^①，一边津津有味地啃着无花果小甜饼，真有点依恋，甚至有点怀念。今夜，宿舍楼灯火通明，每个窗户都亮着灯，很多房间开着窗户迎向瑞士的寒冬，厚厚的窗帘在从沉闷的阿尔卑斯山脉冰川覆盖的山坡吹来的寒风中不停地扑打着。这些敞开的窗户，现在都挤满了有钱人家出身的女中学生，她们的脑袋伸出窗外，把讨厌的美味佳肴往外吐，呕吐物在宿舍楼正面红砖墙映衬下就好像是一道条幅。此情此景，大快人心，实在令人想目不转睛地看下去，但是汽车仪表盘上的钟显示的时间已是十一点四十五分了。

我和这里的一切深情地说了一声再见，便转动了插在汽车点火开关上的钥匙。

我再次转动车钥匙。

我把我结实耐穿的巴斯·维坚平底鞋踩在汽车油门上，还稍稍用了一点力。仪表盘上的钟显示的时间已是十一点五十分。我再次检查了变速杆确实牢牢地锁定在停车挡上，然后，第三次转动了车钥匙。

上帝啊！还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汽车引擎盖下面根本没有传出发动机启动的声响。你们这些博客世界里爱管闲事的人，自以为是万

① 《寄生虫》(The Parasites)：英国女作家达芙妮·杜穆里埃的作品。

事通，什么都懂——尤其是对汽车——不，我可没有忘记关掉车的前灯，因此蓄电池并没有耗尽。而且，不不，车上也不缺汽油。我不顾一切地试图发动汽车，同时，注视着车上的钟坚定地走向十一点五十五分。到十一点五十六分，车上的电话铃响了——那种老式的铃铃声，一声接着一声——我根本没理会，因为我正在发疯似的想打开车上的手套箱，寻找驾驶员手册，好解决我遭遇的机械危机。过了四分钟，电话还是响个不停。我几乎是含着眼泪，一把抓起电话，没好气地说：“Alors^①！”

电话里有一个声音说：“‘……麦迪逊几乎绝望地哭了。’”一个男子用哄孩子的口吻说：“‘她战胜了那些恶霸同学，但当她无法开动汽车逃走时，这一胜利的喜悦已转换为痛苦的恐慌……’”

是撒旦，这个黑暗王子，肯定是在念他的垃圾手稿。《麦迪逊·斯宾塞的故事》——所谓的我生平的故事，他声称：甚至在我的胚胎形成之前，他就已经完成了此书。在其中，我过去和未来的每一个瞬间，都是由他决定的。

“‘……小麦迪逊，’”撒旦继续念道，“‘在豪车的电话里听到她的上师的话，惊恐地退缩了——’”

我打断了他的话，问道：“是你在我的车上搞了鬼？”

“‘……她知道，’”电话里的声音说，“‘她大恶之命正在人间等着她……’”

我大喊一声：“这不公平！”

“‘……麦迪很快就别无选择，只有勇往直前，唯有引发世界末日……’”

① 法语：那么，怎么样。

我大声喊道：“我什么都不引发！”我大声喊叫：“我可不是你的简·爱！”

汽车仪表板上的钟已是十二点了。远处，阿尔卑斯山上一个 kirche^①尖顶的塔钟敲响了子夜的钟声。这报丧的钟声还没敲第六下，我手中的电话听筒就已开始蒸发了。我乘坐的豪车也开始整个消失了，可撒旦的声音却继续嗡嗡作响：“‘麦迪逊·斯宾塞听到了远处传来的教堂钟声，她意识到自己不再存在了。实际上，除了作为一个木偶，为极其性感、无比英俊的魔鬼提供服务外，她压根儿就没有存在过……’”

随着林肯车司机座的消失，我丰腴圆润的少女的臀部缓缓地落到人行道上。午夜钟声的最后一响，在单调、沉闷的瑞士峡谷和沟壑中回荡。寄宿学校宿舍楼的窗户正在关闭。宿舍里的灯也一一熄灭，窗帘也拉上了。我系的安全带，刚才还紧紧地勒在我丰满的肚子上，现在却像薄雾中的一滴小水珠一样虚无缥缈。离我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假的蔻驰包，像是有人不小心掉在街上的，而实际上是我朋友芭贝特遗忘在汽车后座上的。

随着午夜钟声敲响，林肯车消失了，仅剩下一团浓雾，一小片形似一部豪车的灰色的云。在这寒风凛冽的瑞士夜晚，我被抛弃了，孤零零地坐在大街的排水沟旁，身边只有芭贝特留下的那只脏兮兮的假皮手袋。

教堂钟声过后，随风吹来的却是一支尖细的合成舞曲。这是欧洲流行舞曲乐队“水叮当”的歌《芭比女孩》。这是一个铃声。声音来自一部掌上电脑，我从芭贝特那塞满避孕套和条形糖的手袋里翻出来了这部掌上电脑。掌上电脑屏幕上显示的是蒙大拿州密苏拉市的电话区

① 德语：教堂。

号。一条短信这样写道：“紧急：偷乘达尔文航空公司从卢加诺飞苏黎世的 2903 航班，转乘瑞士航空公司 6792 航班飞往希思罗机场，再搭乘美国航空公司 139 航班到肯尼迪机场。然后，去莱茵兰德酒店住下。快去！”这是从死人那里来的信息，来自那个正在地狱受难的蓝发鬼魂，朋克摇滚客，我的良师益友阿彻。